

乡愁迷离

●李晓伟

一直渴望心中能拥有一份乡愁，在无法从伤感的情愫中挣脱出来时予以寄托，聊以自慰。然而无论怎样去寻觅，对我来说，那始终是一种奢望。

我心目中的乡愁，更像文学和艺术专属的字眼，遥远而迷惘，恍惚而清新。

昔日在那出生、长大、求学、生活过的地方，无论走到哪里，都始终魂牵梦绕。期盼那里的山川总是清秀、河水总是清澈、未来永远五光十色、斑驳陆离。因此，再遥远的路途，再撩人的欲望，再艰难的行走，都抹不去对故乡的思念。

我从来无法发自内心地去描述对故乡的思念和热爱，因为我始终无法真正界定对故乡思念的印记和概念。就像一叶无根的浮萍，游荡在人生的水面上。一有牵动，就风起于青萍之末，漾动涟漪。

我出生在中原腹地的一座小城，那里民风淳朴，风景秀丽，一条小河穿城而过，那是我童年记忆的乐园。后来由于父亲工作调动，跟随父亲多次辗转搬家，在记忆中，连那里也日渐模糊，没有留下多么深刻的印象。所以，那里不是我的故乡，只是我出生的地方。

因此，无论何时何地，无论填任何表格，我的籍贯一栏中，始终填的都是山东曲阜，也就是被后人称为万世师表的孔圣人的出生地。尽管我为能和圣人同乡而骄

傲和自豪，然而，对于这个让人自豪的地方，却始终没有认同感和归属感。

不能怪我忘本，在我至今所有的记忆中，对于故乡所有的思念，仅仅局限于几次探亲时来回车马的劳顿、饮食的不便、语言的隔阂和面孔的陌生。对于那里所有的印象，也就是庄严肃穆、规模宏大的孔府、孔庙、孔林和文化底蕴深厚的风土人情，印象深则深矣，却丝毫没有荣归故里、感觉中，也仅是旅游一番而已，再也没有别的想法。

“少小离家老大归，乡音未改鬓毛衰”这句千古名句，在我身上得不到一丝体现，因为，如果把一个人的出生地算作第一故乡的话，那么，我的故乡应该是那个秀丽的小城。

任何人都有乡愁，无论男女老少、达官显贵、文人墨客、凡夫俗子，一切都概莫能外。余光中写过乡愁，余光雨写过乡愁，我再写乡愁，显然不合时宜也不知深浅，但是，乡愁是每个人天生的一种情感流露，并不是说名人的乡愁比普通人来得更加高贵、更加亲切、更加有说服力。

每个人的乡愁，都源于灵性之初，成长于心灵之田，绵延于长久岁月，升华于广袤时空。浸入血液、沁入骨髓的乡愁，一旦随生命一起疼痛、一起欢愉、一起享受、一起成熟、一起衰竭，那么就马上会成为

人体上不可或缺的器官。乡愁的存在，毫无悬念，毫无意外，不深藏，不隐晦，坦荡地裸露着，无需察言观色，无需小心提防，绝对纯天然无添加。

其实，我真的思念故乡，愈是无从寄托，这种思念，来得愈是强烈，就像酒后折磨人的头痛，如影随形，挥之不去。

我无法诠释这种感觉，无法诠释这种折磨人的乡愁，于是，我只有魂牵梦萦，波澜起伏，思绪万千。

其实，人类并没有所谓的故乡，所谓的故乡，只不过是我们的祖先漂泊旅程的最后一站，当这一站成为最后的定居点时，故乡这一概念便产生了。

思念故乡，不是思念一个具体的亲人，思念某一段值得回忆和眷恋的生活，某一个固定的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只是感到千丝万缕、连绵不绝、无法排遣也无法说明的一种情感缠绕在惆怅的心头，甚至在噩梦中也觉得浑身发热、热血沸腾、翻腾不已。

只能说，这是一种乡愁，是一种无法排解的思乡之情，不能否认，当今社会，对于经常在异地漂泊的人们来说，故乡一词已日渐淡漠，流浪的时间久了，有的人甚至把经常去的地方当成了第二故乡，就像种子一样，在那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了。

意念中的故乡，那街道，长长的、幽幽的、深深的、细细的，有的笔直、有的弯曲，横七竖八地交错着。在那里，依稀能看到我们当年在这里亦足奔跑的样子。我常常因街道而想起泥土，转再由泥土想起田野里的花草，甚至场院里的麦垛。虽然记忆时有跳跃，但是憨厚朴实的乡邻们的形象，时刻都饱含着无限的暖意。风声、雨声、歌声、笑声、读书声、吆喝声、家禽的鸣叫声、家狗的狂吠声，声声入耳，每每念起，就像是在观赏一幅有声版的水墨丹青。

我仍在怀念中迷惘。

无论物质世界多么丰腴，无论精神世界多么充足，乡愁总是如影随形，不会远去。只要能远离喧嚣与繁华，静默于时光的一隅，独自地回味，便会感知。乡愁的浪花总在奔腾不息，默默绵延。只有背负起这缤纷的摇落，记得住这起伏的烟尘，每一个淡然的日子才具有念想和色彩。

喧闹的时候，乡愁纵横；寂寥的岁月，乡情绸缪。然而，有乡才有愁，像我这种没有故乡的情感游子们的乡愁，是陌生感中远逝的洞察世事的记忆，是虚拟社会中失落的现实经验。

乡愁，其实是一种精神的坚守。尽管，这种聊以寄托情感的方式，已逾千年。



致敬李兰娟院士

●张占国
家贫知孝子，国难识良臣。
时疫堪生死，悬壶济世人。

阳春白雪（新韵）

●张金成
新阳送晚冬，冷絮舞当空。
赏玉新城内，飞花荡疫踪。

赞支援武汉的医务工作者（新韵）

●刘齐临
黄鹤楼前望逆行，白衣天使聚江城。
无私无畏驱魔鬼，医者仁心盖世功。

天降钟馗（新韵）

●张玉芳
钟馗夜入荆门，持剑降妖道义深。
涤荡瘟毒国土净，春风抚慰万民心。

众志成城抗疫情（新韵）

●陈素娥
小区静静无人声，道路宽宽没车鸣。
交警阻魔勤守岗，清洁卫生莫匆匆。

春到家

●孙建铭
阳光渐暖
庭院香椿吐出新芽
和凤伴鸟舞动枝桠
树下菜地绿绿
经不住蜂儿亲吻
张张嘴吻竞相开放
黄灿灿 晃人眼
上水石座在石槽中
吸着解冻的水解渴
身上苔藓初露
身后竹子郁郁葱葱
家井口热雾散清水见
伸头看一人两脸相对
见了井中的天和云
摸一把石凉凉意跑
坐在石凳真逍遥
屋檐下陈巢燕双回
叽叽喳喳唱春歌
一粒街泥落向
满院春光春联语
应了景色春到家
啊 我的小家有春意
小家连大家 大家是国家
国家好了 小家才更好



扎根内心的土地

●张天生

2018年12月“数九”寒天。我乘车经过庙下镇折北上温泉高速车道返回。途经通往高庄村三岔路口时，骤然想起自己知青时插队这一片土地的情景。

1969年1月，我插队到高庄自然村。次年，村民忙着备年，也就是合伙伙头砌灶台，用红薯粉“漏”粉条，一排排木架上挂满了粉条晾干。

咣、咣……村北头一棵粗壮弯腰老柳树上所挂的铁牛车轱辘敲响，社员们听“钟”自觉地聚拢过来，等待出工。因为过年，队长安排村旁小渠淤泥清理的轻活儿。昨夜落了一场薄雪，覆盖坑坑洼洼的土路车辙沟使人鹅行鸭步，沿渠从生荆条树枝杈结晶剔透的雪块，已到地段，从人仍在张望……

“呼、呼”气喘声，年迈的大队老支书患有气管炎病，腿脚也显得不利索，依然扛把铁锨来了。“这水凉吗？”不等待谁回答，卷起裤筒赤脚下小渠清理起淤泥。这下，众人也无须再答，也不敢和老支书对视了，纷纷动起来。

一场春雪逐渐消融，意味着寒去暖

来。土地不辜负勤劳人，到了麦收季节。我徒步18公里到县城办事，返程过半丘陵遭遇一阵暴雨，雨后，夜色漆黑一团，行路人是边走边吆喝，以防过往互撞。“寅时”未过，村头老柳树下，队长正敲响铁牛车轱辘，吆喝“今天开始要抢收割小麦。”我不再歇息了，这就是青春状态。第一个站到老柳树下，队长转身猛然一惊，脸上露出了笑容，对陆续前来的社员，“看看人家知青”赞不绝口。

西荒大队开社员会是傍晚村小学院子聚集，各自然村知青见面，异常兴奋，三三两两说个悄悄话。学校房屋自然是大队最好的，但也都是青砖瓦一处宅院，院子种植松柏四季翠绿，使人赏心悦目、心旷神怡。

春耕夏收，除庄稼活儿，我还爬上木电线杆子绑扎线；烧砖窑搬运砖坯和成品砖；还修陆浑水库上伏牛山脉爆破采石；前华山修隧道，下汝河捞卵石料，一组3个人架手车围栅上加围栅，一车就拉个半立方石子。

3年一瞬间，高庄的9名知青，参军、

招工。岁月，仅留下无限的感慨和思念。当年知青参加备战修筑焦柳铁路复线横贯庙下镇全境，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形成使得高庄也沾光受益。

2007年我专程到高庄，一条水泥路直达，村庄内纵横交织的道路也完全是水泥铺成。一路欣喜、期盼。村容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想找当年知青时的痕迹，恍如隔世。土坯墙镶砖农舍、牛车院、碾麦场……一点痕迹都没有。我特意去村小学，那院经过重建，除了松柏依然精神抖擞地挺立着，校园宽阔，环境焕然一新，依然是村最好的建筑。

“收入还是种地吗？”我关心。

村人颇感意外“不只是。如今可是十分富裕！”尔后自豪地告诉我：“村粉条产业的迅速发展，属于豫西最大的‘三粉’基地。离豫西南农副产品集散地贸易也很近，大伙儿收入都不错。”

“金盆玉碗世称宝，翻从泥土求精好。窑空烟冷其奈何，野煤春生古原草。”诗人对土地泥块经破碎、球磨、注浆、滤泥、练泥等道工序烧制汝瓷做出高度的

评价。做人何尝不如此，接地气、打坷垃，抛洒过汗水，青春经过锤炼才能坚实。在这一片土地上的知青，培育出吃苦耐劳的精神，懂得了哪里有舒舒服服就成功的人呀？余下的时光就看谁更懂珍惜。

现在的青年也是当初的知青朝气蓬勃，充满希望。我不必遮掩心态，这片土地曾经有知青来过，这机会后代人是不会有了。

生命是一段历程，但离不开脚踏实地。从踏上自食其力的这片土地，每一处都有依恋。那土地扎根于内心，发芽。无论再植入哪一块沃土良田，都会展叶、孕穗、结果。一粒种子厚积薄发在于从这一片土地中汲取的营养，然后，才能枝叶茂盛，茁壮成长。成功就是结出对这片土地爱的果实。

知青年代会被遗忘。感情不可以，一幅画不完整，一首歌留不住，我想唯有一篇文章，或许能留住对这片土地永远的爱。

我爱家乡，也爱那一片扎根内心的土地，共珍惜。

多年未回老家赶庙会了，农历三月十五的妙水寺古刹会。

不是不想去，而是不忍直视她的日渐衰老。

去年，听文物局的朋友说，为了保护汝州八景之一的妙水寺，花了二三百万元文物修缮基金，对她进行了全方位修缮。我心里很动了一下，想去看看她，权衡再三，最终还是放弃了。

修得肯定很好，早已凋敝不堪的一处古迹得到如此大的修缮，肯定容颜焕发第二春。然而，早已断了山泉滋润的她，还哪有冰清玉洁的摄人魂魄之魅力。老实说，我不想去看那种没有水之灵性、穿着华丽外衣的木乃伊。

想到儿时记忆里的水韵妙水寺，心里似乎在隐隐作痛。

彼时尚为懵懂少年，根本不懂得妙水寺的妙趣，更不知道老家的这方庙宇竟然还是“汝州八景”之一。只知道她香火很旺，泉水很妙。

老家距离妙水寺只有五华里之遥。知道妙水寺是每年的三月十五庙会开始的。

那时候的农村学校还带有深深的农耕文明的痕迹，每年除了寒假、暑假外，三夏割麦、三秋收玉米农忙季节，都要放上十天半个月的假期，让孩子们回家帮助大人干农活。每个村里的农忙假期时间都不一样，一般根据本村大部分农作物成熟的时间决定，遇到下雨天还会突然停止假期，等到天放晴再继续假期。除了上述正常、非正常的假期，还有一个非正常的假期，只有一天，就是三月十五日妙水寺的庙会，寺庙周边三里五村的小学一般都会放假的。这个特殊的假期，对于我们这些久在樊笼里的孩子，真的是有一种复得返自然的愉悦。

那时候外婆身体还好，会念佛经，每年三月十四下午，同各村会念佛经的老太太一道云集寺内，



今夕何年妙水寺

●魏邦

彻夜念经不止。所以有很多的年份里，晚上喝罢汤，我都会以看外婆为由，征得父母同意，约上小伙伴，趁着明亮的月色，步行去庙里看热闹，顺便看看外婆。

记得从南边的寺门走进去，就能看到院里到处是一群群的老太太在敲着铜铃念佛经。那时候尽管寺庙里没有电灯，但不时焚烧的金箔，总是带来一阵阵的光亮，何况头顶还有明晃晃的月亮。从后面大雄宝殿前两个方池子流出来的泉水，顺着中佛殿的后墙曲曲折折向西南流出寺外，晚上一不小心就会掉进水沟里，湿了鞋子。这是我对于妙水寺泉水最深的记忆。

第二天再次来到寺里赶庙会，从庙门往里走走，基本上是脚不挨地地被挤进去的，各地赶来的香客把整个寺院塞得水泄不通。大雄宝殿根本挤不进去，我们的小伙伴只有坐在院子里的大树下，看一群一群的大人们挤进去烧香拜佛。

殿前的两个青石砌成的方池子，不知道有多少年代了，青石都被游客磨得溜光溜光，泛着青黑色的光。后来读了书才知道，这两个池子在佛家叫作放生池，同时也可以当作庙里以备火灾的消防池。那时候，常常看着池子北侧石壁上黑黢黢的两个洞口，很想知道这洞到底有多长，又通向哪里，这池子里的泉水到底是从哪儿来的，竟然常年源源不断。

待从大雄宝殿西侧的偏门走到寺外，更见一个依山而建，呈不规则半圆形的大池子，青石栏杆，甚是精美。靠近池子东北角，有一个直径二尺的涌泉，涌出来的泉水有一米之高，翻玉溅翠一般，泉水在池子里形成一个深潭。特别是夏季未走

到池子跟前，就能感觉到一股逼人的凉气。在池子的南侧，泉水更是形成一个比足球场小不了多少的水塘。水塘里时常有附近村庄的鸭鹅前来觅游。波光粼粼的水面，鸭鹅自由自在地戏水，青瓦脊兽、殿堂楼阁，倒映其中，让人浮想联翩。

赶庙会的最后一项乐趣，就是乘兴攀登庙后的白云山。山虽不高，却正应了那句话，山不在高，有仙则名。传说，这山是妙云姑娘解救苍生的化身。据传，妙云姑娘当年为了解救大旱之年遭逢饥荒的乡亲，跳崖之后去见玉帝，玉帝赐给她神簪，妙云姑娘化为白云，降来透雨，并用神簪划出一股清泉浇灌田地，才使得周边的父老乡亲从此过上了丰衣足食的生活。妙云姑娘最后化作一座秀山。

秀山有灵，因而长满了各类果树，尤以杏树为多。每年三月十五的时候，漫山遍野的杏树已结满了青青的杏子，杏子已经比花生粒大了，咬一口酸得眼睛都闭上了。就这样吃着吐着，吃掉了酸的杏，里面会有一个软软硬硬的白色杏仁。把白色的杏仁塞在耳朵里，可以暖得很柔软的样子。

有时候会站在高高的杏树顶上，望着远处莽莽苍苍的山岭，遥想寺里的妙水通往山后的老银洞到底在哪里，听大人们讲，从老银洞丢一根白

草，可以从寺里大雄宝殿前的方池子飘出来。那时候很渴望在山间密林处，会碰上闭目打坐的仙人。

“瞻望杏趁辰良，遥听声声叱犊频。半水半山腴美地，一蓑一笠太平人。课农花发犁争出，按部风清雉亦驯。最是服畴至计，红泥绿草绘图新。”这是汝州史志中关于汝州八景之一“妙水春耕”描绘的诗句。那时候并没有看到过这首诗，但妙水的益处，还是有深切体会的。

妙水寺的泉水，在寺西侧的大池塘里蓄满后，会沿着现在的临坡公路两侧自然形成的沟渠顺势而下，下游的东马庄、李庄、冯楼村可用以浇灌农田。每到天旱的季节，这宝贵的泉水，就会成为三个村庄拉锯战争夺的宝贝。记忆里，父辈们晚上常常坐在一起，抽着旱烟袋，商量着趁黑去寺庙下游的白土坡扒水口，抢夺水源。虽然是你扒我的水口，我再扒你的水口，却很少听到因为抢水而发生打斗的事情。那时候小，不懂得大人们是如何协调水的利益分配的，可能有一种古老的乡风在维持着平衡吧。

再后来，妙水寺的天王殿被改成了临汝镇乡北片各村手摇式电话的接转总机房。有一次战战兢兢走进总机房偷看，才知道原来各村黑疙瘩子的电话机手摇后，先是总机房的电话响，接线员接了电话，对方要呼叫哪个村，接线员再人工把电话线接通哪个村。

再后来，寺庙改成了妙水中学，我的堂弟就在那里上初中。有一次去堂弟的学校玩，看到他们就在大殿里上课，很是羡慕，他们竟然能在这样的胜景里读书。

更后来，随着读书的渐进，离开家乡越来越远，很少能够去赶庙会了。而随着县办水泥厂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及周边村庄对白云山矿石的过度开采，每次路过山脚，都会看到遍体鳞伤的山体，漫天的尘土，机声隆隆，那满山的绿树早已不见了踪影。我的心一直在下沉，如坠冰窟。

大殿宝殿的墙壁被开山的巨炮震裂了，厢房也成了水泥厂所属采石场的办公室，院落里弥漫着石粉的烟雾和灰尘，这里哪还有胜景的片刻秀丽？

从上个世纪末，我已经很少再去妙水寺了，也渐渐淡忘了三月十五的庙会。我唯愿她成为我一段美好的乡愁，也不愿看到她被急功近利扼杀之后的颓废。

这幅肇自汉明帝的春耕美图，历经将近两千年而不褪色，就这样在半个世纪内毁于现代人的手中。

幸有冯成立、冯石碾、张仁娃、李喜亭、马永章、马玉文、王礼宾等良知者，躬身残垣断壁，不遗余力，保护这一方残缺的景致；更有文物局于去岁请调专款加以修葺，实乃不幸中之万幸也。

然而，因为山体的过度开采，白云山早已支离破碎，植被早已化为乌有，曾经令人叹为观止的妙水神泉早已点滴全无。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没有了神泉滋润的妙水寺，与失却了昔人和黄鹤的黄鹤楼，不是同样让人思绪万千、怅然若失吗？

若青山绿水能够重来，或许神泉侧出，那或许成为我再次游历妙水寺的唯一原由。